

最近參兩個月來，國內動態的藝術活動呈現一片蓬勃的氣象：「雲門」放洋遠征，「新象」則請來了四個外國的表演團體：「尼克萊斯現代舞團」、「韓國鳳山假面舞劇團」、「碧諾與瑪朵默劇團」、與「印度古典舞蹈團」，這一去四來之間，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：「聲音」與「動作」乃國際間文化活動交流不落言詮的「媒介」；其次，韓國、印度的舞蹈帶來的是深厚的傳統根柢，美、法的舞與劇則富於現代的意味，中華品牌的「雲門」則可以說是傳統與現代並行交融的產物。

在「四來」之間，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默劇的演出。默劇之為扣人心弦的獨立藝術，其風貌如何、內涵又如何呢？這是在演出之前令人翹首期待的謎蹤之一！在演出之時，軀體動作的張力，燈光音效的配合，服裝的對比與錯合，歌曲音樂的溶入，芭蕾舞與鬧劇的運用，

源國林

界世的術藝劇默

發觸的出演劇默「朵瑪與諾碧」國法

在在都吸引住了臨場的「觀音」——觀弦外之音的觀眾們，在演出之後，幾位想對默劇作多一點認識的朋友到後台跟碧諾與瑪朵聊了一陣子，她倆一邊卸粧一邊開朗地侃侃而談，法式的幽默感帶出了默劇的點點滴滴。

「碧諾與瑪朵」單場演出的九個默劇節目就像蜻蜓點水，却留下了些許發人尋思的激波：默劇吸引人的弦外之音（Something else）是什麼？默劇藝術的獨立性格與吸融層面是什麼？現代默劇大師馬榭馬叟的造化又如何呢？與卓別林「默片藝術」的淵源與精神有無共通性呢？最後，默劇藝術表現方法之自相依而獨立，也許是活潑國內表演風氣與豐富演出活動的最佳參照與促進劑，這正是這篇採訪劇評的旨意所在。

一、「碧諾與瑪朵」的默劇演出

討論：林清涼

廖燦輝

十月十二日在國立藝術館演出的單場默劇，九個劇碼採取的是「A·A·B——A·B·B——A·B·B」的組配型態。

在第一組配中，(一)「皇后」服裝的黑白對比與勾鬪的機趣，透過舞台即棋盤的想像空間，以程式化與略帶誇張的動作帶出黑、白兩皇后的窄路相逢。(二)「城市」為模擬劇，空間放在街頭，紅、藍、綠光圈交替打出，騎機車、蠕動與掙扎、煩亂與倉促，雜噪的音效傳出時、空二重性的壓迫感。(三)「睡鄉之秘」模擬夢的世界，但並未怪誕化。「兩個軀體，墜落睡鄉。他們的呼吸，像音樂那麼無窮無盡，與海洋的起伏一同律動……有短暫的愠怒、顫慄、昏眩，然後放鬆、飛騰。人的故夢，深藏在他厭厭沉鬱心靈中……。」睡眠，人類的安慰者，帶點憂鬱的基調，譜出由不得已、無可奈何的愠怒；頂燈壓下光浪，令人顫慄無着，腳燈湧出，使人昏眩迴轉；邊燈打出，去去來來，順心去吧，塵泥下落，性靈揚昇。

這第一組配的動作幅度自亮相到糾纏，逐步加重；到了第二組配，則有所分化，細膩的指法與粗獷的腳盤都來了：「安娜的聖誕禮物」中，原來玩着小玩偶的安娜收到天大驚喜的

大玩偶，給她餵奶，打針，玩起肢體僵硬的大玩偶可真累了她，情緒遂自天真的驚喜轉為失望，終至火大放棄。那大玩偶她玩不起、受不了，還是小玩偶好。「時間精粹」中，晦暗而深邃的時光之流，兩位昆蟲女神，以「造」「化」的神手纖剪着命交替的二重奏；她倆戴着慈眉垂臉的面具，重覆做出宛如彈豎琴的紡織動作。人類之存在，作繭雖云自縛，但那是化蝶一剪的必經過程啊。「圖騰」乍看為一體，當風雨黃昏時，遂不安地分化為二，腰與腳的運用組合出神入化，動作的韻律如坎坎擊鼓，燈光深邃，只以腳燈將時間拉遠到古老的過去；二神復活，充滿怪誕與抽象的意味；二神間的扭滾，在打了兩次紅頂燈時，張力陡增（諸神的黃昏？）忘忘之情與激發的力相與俱來。待時過境遷，二神復合為一，復為原先的圖騰，徒留古老歲月幽深的象徵，供人憑弔。

最後一個組配中，「賣醜聞」成盤坐姿勢，頭部與頸部的運轉很逗，鼻上安上「大鼻子」，上窮碧落下黃泉地蒐尋，嗅出醜聞做買賣。「吾愛何蹤」的連體服極富創意，它宛如形式的束縛與護持，在無奈中加入繃繃的回憶，勾起豁勃突發的往事，當初縫合這襲外衣的針線線，於今寄蹤何處呢？「約會」中，「一位軟弱的人物，全身黑衣打扮，進行一項儀式，簡中的黯然與憂傷，觀眾自能心領神會，一位神秘訪客進來，古怪的華爾滋出現，徐徐徐下降至地獄。」舒伯特的「D小調四重奏」加入，馬勒的「大地之歌」唱起。

整個看來，「碧諾與瑪朵」的默劇演出已臻於出神入化縱意自適的境界了。她們的創作自即與發展、提煉而成，不是語言化的手勢、表情、與動作符號模式的演繹。因此，我們找不出她們默劇的特定象徵語法系統，只能在她們所表現出的機趣與滑稽、情境與思緒得其「神秘的內在，那會令人戰慄、震撼的永恆」。

二、「碧諾與瑪朵」專訪

訪問：廖燦輝

翻譯：鄭靜律

碧諾與瑪朵十月十一日晚間抵達臺北，第二天上午參觀故宮博物院，下午親自在藝術館指揮裝燈並作大略的踩台，演出完了，也親自與幾位後台工作者忙着收拾「戲箱」。我們幾位朋友（二位精通法語）事先約好，登上後台作一專訪。

在化粧室中，她倆一邊卸裝一邊親切而幽默地接受我們的訪問。當她們抹去臉上的化粧油彩，我們才發現，她倆已是五十左右的祖母了。

問：您們的表演看起來彷彿有現代舞的成份，默劇的表演需有舞蹈的基礎嗎？

答：哦不！默劇是默劇，我們的演出沒有現代舞，默劇演員不需有專門的舞蹈基礎。（按，不少在場觀眾及報章雜誌的介紹文，都說她倆的表演裏有現代舞，這種說法似有值得商榷之處。所有的舞台表演藝術都有其舞台動作字彙。也許它們彼此有相似之處或相互影響，但仍是各自獨立的。相似的舞台動作在不同的表演形式中並不一定代表相同的意義。因此，我們很難說她們的表演裏有現代舞的成份或字彙。）

問：您們今日的演出是如何創作出來的？完全由自己一手設計嗎？

答：是的，我們一起構想主題、動作、燈光、服飾、音效等等，這些設計同時進行，因為它們同為默劇的各部分。當然，許多服裝、道具、及配音是由別人代為製作，但完全是由我們自己設計和創作。（按，碧諾與瑪朵小傳中指出，她們在設計默劇之前，最主要的，並非去尋找新的觀念，而是自素材之流，雜亂無章的世界中，提煉純然的動作，然後在即興演出時，明朗流露而出。）

問：您們對於觀眾的反應與默劇前途的看法如何？

答：在法國，劇劇的前途毫無問題，它非常受歡迎。默劇的前途也得視其「市場」的情況而定，也就是說要看大眾對它是否有興趣。比如在法、德、英各國，默劇的發展相當蓬勃，是民衆的力量在推動它的演出與發展。

問：您的演出是否保存了即興喜劇（Commedia dell' Arte）的家傳（convention）？和戲劇的關係如何？

答：與即興喜劇的家傳毫無關連。默劇當然是戲劇的一種，不過，它自身是一種獨立的舞台藝術。

問：請談談您們所辦的默劇學校的情形與課程好嗎？

答：我們確曾自一九六五年起創辦了默劇學校，但由於旅行演出，自今年起差不多已停辦了。學校的情況還算好，曾出了不少專業人才——十幾箇職業默劇團，也有喜劇演員、戲劇導演，也有學生開始為兒童表演默劇。訓練學生的課程方面，除了表達能力的基本訓練之外，我們最注重發展學生的創作能力。

問：汪其楣：「為默劇發聲」的文章中寫道：「『馬流』默劇（馬樹馬叟）可說是成為世界各地默默地演默劇的『票友』所心儀模倣。……而『賈流』（賈樂哥）大概可謂是默劇

的『科班』了。」您的看法如何？

答：哦！會模仿的人太多了！很多人（業餘或職業性的皆有）嘗試抄襲他（馬樹馬叟）而難以餬口（笑）。馬叟是馬叟，抄襲模仿而自限是一種錯誤，絕難為成功的演員。

問：您們知道中國的平劇嗎？

答：曾風聞但沒有看過。我們想看但沒有機會。中國戲劇沒到巴黎讓法國人開開眼界。如果我們有機會再來，希望能停留久一點，以便一睹中國戲劇的風貌。

最後，我們問及與她們交換資料之事，她們說，雖寫過四本書，也拍過五部影片，但可惜三個月的演出行程太遠，難以攜帶，身邊沒有任何資料。我們以「劇迷」的心情請她們簽名，她們笑吻吻地在演出說明書上即興地畫了些很有趣味的簡筆畫，充分流露出法國人「游刃有余」的逸興。第二天，她們即將轉赴遠東旅行演出的下一站，時候也已經晚了，就互道晚安、再見了。（上）

本社推介兩本可助您創造經濟奇蹟的企管叢書，它們分別是兩位創造了經濟奇蹟的實業鉅子的巨著，那即是本社出版的：

談經營管理

王永慶著

50元

經營心得

松下幸之助著

40元